

## 底特律印象

庞 剑

我曾经去过底特律三次，印象中的底特律是灰蒙蒙的天空和破烂不堪的道路。

底特律本身并不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市，也不是汽车城。而我们通常所指的底特律是指底特律市和周围几十个小城镇组成的大底特律地区，那才是汽车工业的摇篮和重地，汽车工作者心中的麦加。

### (一)

第一次到底特律，对这个城市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我小住在韦恩大学的校园，朋友请客到“新北京”吃饭。我在福特路上走着，两旁是矮小陈旧的商店和厂房。我只觉得似曾相识，就象在中国国内大城市边缘常见的那种工业城区，而没有美国城市常有的壮观和漂亮。

第二次到底特律是几年前的冬天。我到了市中心，那里的建筑并不高大。整个城市没有象纽约、芝加哥那样由成群的摩天大楼勾画出的现代城市壮丽的轮廓。建筑物的外表多半是灰色的砖墙和褪了色的陈旧的大理石。许多大楼的楼顶和四周有不少中世纪的人体和动物的雕像，看上有几分古典的韵味但却又有些压抑。只有文艺复兴中心高大的楼群和那豪华的玻璃墙才给这座看上去衰败的城市带来一点现代气息。

我沿着杰夫逊大道向市中心外开去，鳞次栉比的文艺复兴高楼群渐渐地在反光镜中消失。汽车在坑凹不平的路面上颠簸，有的地方修补过，灰白的地面用黑色的沥青修补，沥青破裂的地方又用灰白的水泥填好。这样破了补，补了又破，一层一层，看上去好像是穿了几十年补丁套补丁的老棉袄，又好象一个不熟练的焊工将焊锡胡乱地堆焊在一起。

下水道的口面上冒着白汽。沿街的房屋十分破旧，有的看上去就象残垣断壁，绿色的植物沿着墙壁四处攀沿，宛如一片片废墟。街上的行人不多，但我却看到衣衫褴褛的妇人拿着几树鲜红的玫瑰在叫卖，几个蓬头垢面的壮汉胸前挂着“无家可归”的牌子向人乞讨，黑人开着破旧的汽车一边听着饶舌歌，音量震耳欲聋，一边晃动着硕大的身躯。

从东边走出底特律，来到比邻的小城Grosse Pointe。路面突然变得非常平坦柔软。遇到路面起伏时，就好像被微微的波浪轻轻地托起然后轻轻地放下。一望无际的圣得·克来尔湖就展示在面前，宛如大海。碧绿的湖水即便在荫暗的天空下也闪着淡淡的磷光。湖边是翠绿的草坪和鲜艳的花朵。一栋栋庄园般的豪宅面对着湖，每一栋房子各有特色，占有一大片土地，淡淡的白雪掩盖不住精心修理过的草坪和花园的美丽。漫步湖边，仿佛置身于梦境。眼前的景象只是往日在象<<鹰冠庄园>>那样的电影电视的画面上才见到过。偶尔看见有人戴着绒线帽，穿着羽绒衣，牵着小狗悠闲地散步，有的人头戴耳机在慢跑，豪华的轿车在一栋栋华宅前进去去。占地一百三十多公顷的爱得尔·福特故居就座落于此，那简直是一个景色秀丽的公园。

就在几分钟前，所经过的还是破旧的小屋，破烂不堪的道路，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乞丐。而眼前却是豪宅和风景如画。华宅和破屋，路面的平坦和颠簸，悠闲的富人和肮脏的穷人，不停在我眼前恍来恍去，这是真的吗？这巨大的反差就发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几步之遥，我一下子好像从

地狱跨到天堂。这个世界这么奇妙，人世间的富有和平穷就这般分明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贫穷和富有之间居然没有一丝过渡，宛如自然界中的泾渭分明和楚河汉界。人类社会也会如此分明吗？我眼前的是一个现代版和美国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写照吗？

我回想起在我去过的大城市的贫民区，肮脏的街道和涂满鸦的墙壁。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在美国有这些穷人，因为这里的工作机会多如牛毛，何况还有政府的救济。世界上的穷人有两种，一种是因为自然和客观条件而穷，他们让人怜悯；另一类是因为懒惰怕苦而心甘情愿地沦落而行讨，他们叫人厌恶。

看到市中心的这帮人，我突然想到在南方看到的墨西哥人。夕阳黄昏的时候，他们成群地聚在大树下，弹着吉它或放着音乐，扭动着身子，尽情地唱歌或聊天。他们粗壮短小的身躯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一大群孩子在不停地嬉戏，他们的精力好像只会用到了玩上面。这两类人成批地繁殖后代而不注重他们的教育。我想有一天他们占到人口一大半时，美国还会强大吗？这个世界的风水是轮流转的，从亚历山大建立的公国，成吉思汗的欧亚大陆，拿破伦的世界，到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再伟大的东西都不会永恒，人类永远是在征服与被征服中生存，而征服的本身是国家的实力。

每当开春冰雪溶化的时候，底特律就开始修路。我问过不少底特律人，为什么底特律的道路如此之破？为什么在这么富有的地方不修漂亮的道路？为什么有的地方象平川有的地方则象崎岖的山路？有人答曰：每年冬天路面上要撒许多盐，这样就破坏了路面。有人说：这里的车流量太大而造成这样的路面？那象纽约、波士顿这些同处北方的城市，同样车流量很大，却有着非常好的公路。何况只要走出底特律，到处都是平坦的路面。底特律理应是个富有的城市。翻开Fortune(财富)杂志，五百家大企业中，底特律占了五十多家而且排名很靠前。不用提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这三大巨人，随便拎出几家，象Leer、Johnson Control、Delphi等都是一个个庞然大物。这座城市应该是被装扮得非常漂亮，然而在冬天，它看上去却宛如一个被废弃的灰蒙蒙的雾都。

## (二)

到了底特律，我想找一家地道的中餐馆好好吃一顿，但很难如愿。这里没有中国城，这大概是美国大城市中绝无仅有的。中餐馆零零碎碎地分布在各个小城里，绝大多数是做那种美式中餐，让人望而止步。

我想起了去纽约的中国城，花三四美元就可以吃到一大碗美味的牛腩面。想起了在休斯顿，早上到一家小店去喝碗豆腐脑吃根油条。在底特律，这好像都成了一种梦。据说在底特律有三万中国人，却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中国人购物中心。买起中国食品远没有在新加坡、落山矶、休斯顿那样方便。只有一些小店零星地在散落在几个小城里。在一个叫西地的小镇，我走进一家叫“家乡超市”的小店。在这近乎荒凉的角落，一看见“家乡”的名字，就令人感到特别亲切。要是把“家乡”的招牌挂在纽约或旧金山中国城的一家店的门口，肯定会俗不可耐，让人却步。

没有中国城给生活带来一些不方便，却不是件坏事。中国城是我们带给美国的一种文化，同时也是个沉重的包袱。在世人的眼中，中国人好像就成了只能经营餐馆杂货店等低等劳动的那一类人，是那种矮小、丑陋、弱不禁风的样子。上几代华侨留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像非常根深蒂固，今天的偷渡客依然在加重这种形像。

底特律的中国人的结构与其他大城市不同。他们不再是靠着一个个家庭式的小店来为生。他们中间多数人拥有博士硕士学位，在大公司里干着技术活。有些人已经做到中层主管和经理。

我走在“福特”产品开发中心宽敞的走道上，经常会遇到迎面而来的中国人，有时是成群的中国人。我仿佛有一种回到中国的某一栋办公楼的感觉，更让人吃惊的是有不少女同胞在这里工作。在我的印象中，机械和汽车不应该是她们的领域。如果底特律的中国人都被诬陷成李文和，或者象宗疏华那样所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间谍，从而将他们驱逐出境的话，我敢说美国汽车结构分析工作会陷入瘫痪。

我去参加“福特”的一个部门的会议。大厅里绝大多数是外国人。经理是俄罗斯人，部门主管中有中国人、印度人、中东人等。我环顾四周，我感到这不是在美国的一个公司，而更象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在我工作的小组里，除了一个美国人外，都是老外，有老中、老印、老韩、中东人，而中国人最多。开会的时候，中国人的直腔调英文、印度人囫圇吞枣式的英文、韩国人平板般的英文、还有中东人等等，听到这些不同口音而又不标准的英文，就总觉得怪怪的。

中国人的结构在变，素质在提高。我真心地为底特律的中国人感到骄傲，他们正在改变美国人眼中传统中国人的形像。我所见到的好多中国人有着良好的气质、整洁得体的衣着。我期望着他们中间的优秀者能跻身到更高的管理阶层。让世人看到中国人的才智不仅在技术，而且能够领导这个世界。我们不仅是能干活的工蜂而且也可以做蜂王。所以我从底特律的中国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希望。我真希望中国城都消失，我们应该象犹太人那样去熔入这个社会，而后在社会上有我们民族的位子，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留学生能为我们的民族、为遥远的祖国所做的最大的贡献。我真期望我们能象犹太人那样站在美利坚的大地上。

### (三)

底特律是举世闻名的汽车城。可到了底特律，却领略不到汽车城的风采。大底特律地区分得太散，穿越于高速公路或行驶在大街上，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大工业的中心。看不到高大的厂房，很少见到一大片停放着等待出场的新车那种壮观的情景。这里的汽车整装厂很少，多数是零件生产和产品开发。

只有到了一些特定的节日，人们开着各个年代各式各样的汽车在大街上游行，才会感到这座城市与汽车联得那么紧。只有去COBO中心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汽车工程师年会和国际汽车展，才会领略到这座汽车城的魅力。只有到通用、福特这样大公司的实验室和试车场，才会感受到汽车研究和发展的气息。那怕是到密西根大学的汽车研究中心，才会知道那里实验设备的先进和财大气粗，是别的大学可望不可即的。

我去过“通用”的一个技术中心，它占地近两英里长两英里宽，宛如一个巨大的公园。园内几个秀美的湖泊，一群洁白的天鹅亭亭玉立地在湖边憩歇。我到“福特”的产品发展中心，当别人告诉我这栋两层楼的房子有八千人在里面办公，我有点目瞪口呆。它的走道上很宽，可以并行两辆汽车。在里面漫步有点象逛一个大型购物中心，我沿着大楼的走道走一圈花了一个多小时。当我站在公路旁眺望“克莱斯勒”那群棕褐色的大楼，就好像在欣赏一座巨大的古老的城堡而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公司。这些才是汽车城的魅力。

在这座汽车城里，绝大多数人开着美国车。起初，我对美国人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后来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公司的员工买本公司的车都有优惠，于是美国人才会对美国车趋之若鹜。如果没有这种政策，日本车也许会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占一席之地。自大的美国人是讲实惠的民族。

走进“福特”产品发展中心的大楼，亨利·福特，爱得尔·福特和亨利·福特二世祖孙三代的画像就画在墙上，旁边还画着不同时代的汽车。上面有一行醒目的字“福特，一个美国人的梦”。

伫立在这幅画像前许久，我仰望着创建了福特这个巨大王国的先驱们。他们将一个梦变成了现实，他们的梦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两百多年来，一代代美国人就是以这种梦去创业。福特有他们的梦，爱迪生有他的梦，盖茨有一个梦，杨致远有一个梦，他们怀着梦才创建了这么强大的帝国。他们的梦在于去启迪去思考，他们的行动更是将梦变成现实，变成产品贡献给社会，而人们记住了他们的梦。

我感慨我们中国人的梦。我们做了几千年的梦，却很少将这些梦变成现实的生活。象李白的梦，苏东坡的梦，曹雪芹的梦，他们的梦永远都只能是梦。我们的民族和历史太注重人文科学而不屑技术的创造。多少文人墨客流芳百世，让后人凭吊，而名垂青史的科学家和工匠却寥若晨星。试问今天在美国又有多少人知道马克·吐温，惠特曼和亨利呢？人文科学固然推动了社会的变革，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推动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却是科学与技术的革命。

#### (四)

今年夏天再到底特律时，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有了很大改变。

多数日子是蓝天白云的艳阳天。只是偶尔有洁白的小绒毛在空中飞舞，象是雪花出现在阳光灿烂的盛夏，也算是一景吧。我到了底特律西边和北边的一些小城，到处都是绿草、树木、花卉。数不清的湖泊镶嵌在这些城市的四周。我到了小城安娜堡，那真是一座花园般的世外桃源。

我缓缓地开车到处闲逛，偶尔见到一些杨柳树。我满怀惊喜，这只有在中国南方才能见到的树木，却出现在美国的北方。在中国时，南方是秀美的：荷塘月色，柳树成荫，小桥流水；北方则是粗旷：长满眼睛的白桦树，满天的黄沙，漫无边际的荒野。而美国似乎相反。南方是荒凉的大平原，茂密的树木，充满了野性和阴气；而北方则秀美，树木笔直而整齐，湖光山色。

我再次从市中心的文艺复兴大厦往东驶去，去体练那种贫与富的泾渭分明和圣得·克来尔湖畔的豪宅。行驶在杰夫逊大街上时，从前那破烂的马路不见了，变成了黝黑而柔软的泥青路，夏日的阳光似乎给古老的城市带来一点生气。新建的富丽堂皇的米高梅赌场给市中心注入了一股活力。不过那些断垣残壁依旧在那里。当我再次来到Gossin Point时，一望无际碧绿的湖水依旧荡漾着微微的波浪，但我找不到记忆中的那一片庄园般的豪宅了。第一次来访时，那豪宅在我记忆中烙下了太深的印迹。当然那些住宅依旧在那里，依旧非常漂亮，依旧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住宅区，只是我梦中的美好失落了几分。也许是三年前我刚刚离开俄克拉荷马的乡下而突然见到如此美的景致而印象深刻吧。而这几年走南闯北长了一些见识，再见到同样的东西时就没有了那种震撼人心的感觉了。

庞 剑：底特律印象

我穿越在底特律的各个小城里。走在柔软平坦的道路上时便感到暇逸，但却依旧会遇到许许多多破烂不堪的道路。我无法将这些崎岖的道路与这座富有的城市联在一起。我只能这样解释了，因为有这样的道路的存在，那帮筑路工人才永远不会失业。底特律的路面构成了这座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而深深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作于1999年夏天)